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蝴蝶媒 第十六回 六美共歸金馬客 眾賢同隱苧蘿山

詞曰：記當年，桃李下，遇娉婷，立畫橋。流水滢滢，多情蝴蝶。此時無計報深恩。玉堂金馬，盡都配、絕世傾城。喜知音，同攜手，山中約，薄虛名。羨丹砂服食長生，金魚紫綬，由來孤負了初心。何如丘壑，少塵事，理亂無聞。

右調《金人捧玉盤》

話說袁太守，將一切舊事交待明白，打點從陸路進京到任，上下各官都來祖餞。袁太守也無心赴席，夫婦二人，終日同女兒躊躇不捨，又遷延了幾日，已是十二月了。此時秋蟾小姐已做過滿月，袁太守只得要起身。看了本月初十日是登程吉日，頭兩日驛轎馬夫俱已齊備，初十日已刻起身。蔣青巖和秋蟾小姐直送到三十里外，方纔灑淚而別。

不說袁太守進京，再表青蔣青巖和秋蟾小姐，轉回察院中，隨即寫了一隻座船，行了十來日，到了杭州，領了秋蟾小姐到家。拜過家廟。因恐柔玉小姐和碧煙等懸望，刻不停留，帶了幾房家人媳婦，隨即同秋蟾小姐起身，往苧蘿山去。行不數日，到了山中，先打發伴雲和院子前去報知華刺史夫婦和柔玉小姐，隨後緩緩來到華家。秋蟾小姐先拜見了華刺史夫婦，次後與柔玉小姐及碧煙二人見禮，從此就分了次序，柔玉小姐第一，秋蟾小姐次之，碧煙又次之，見禮已畢，纔是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過來，和秋蟾小姐行賓主之禮。此時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久已轉回山中來了，都在外面與蔣青巖敘寒溫、道恭喜。華刺史分付廚下備辦喜筵，內外歡飲。柔玉小姐在席間燈下細看秋蟾小姐，生得容貌超群，向知他的纔學，時常在家同碧煙、韓香兩人談說，碧煙和韓香兩人也巴不得與秋蟾小姐相會，今日見了，大慰懷想。這秋蟾小姐見柔玉小姐姊妹及碧煙的姿色，自愧不如也，知柔玉小姐姊妹和碧煙都是女中才子，心中甚是欲羨。當夜酒散，柔玉小姐分付家人媳婦替韓香將床帳箱籠移到樓下的房裏安宿，讓右邊的房與秋蟾小姐。這夜蔣青巖少不得在柔玉小姐房中歇宿，兩人敘舊，真是新婚不如遠歸，兩人極盡綢繆纏綿之情。次夜輪到碧煙，蔣青巖真個應接不暇。次日秋蟾小姐看見韓香，見他舉止與婢子不同，細問柔玉小姐，方知韓香將來也是蔣青巖要收做小星的，當日也與韓香敘了一個大小之禮。果然半月後，蔣青巖又收起韓香做了第四。從此，柔玉、秋蟾二位小姐和碧煙、韓香大小四人，就如一母所生的一般，同心合氣，共事蔣青巖，彼此絕無一毫嫌隙。蔣青巖也有大有小，絕不厚此薄彼。那秋蟾小姐感柔玉小姐待他情厚，他也十分敬重華刺史和華夫人，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樣，和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也往來得甚親密。華刺史夫婦見秋蟾小姐有纔有德，甚是愛他，視如己女。蔣青巖夫婦妻妾五個，同到花前月下，互相唱和，匯成卷帙。有詩一首美蔣青巖的快樂，詩道：

名花簇擁玉堂人，月白花香笑語親。

夫婦齊眉吟郢雪，小星攜手賦陽春。

千秋想像誰能及，絕代風流孰與倫。

天上也應無此樂，蔣生端自有良因。

蔣青巖本來無意功名，不得已中了狀元，于今受著這般快樂，一發把功名二字看作糟粕；又且見自觀和尚的遺訓，教他勿忘初志，也是不要他做官的意思，因此決意不仕，終日除了閨中之樂，便與華刺史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究論古今，或尋幽覽勝，悅如世外神仙。張、顧二人也覺功名無味，便和蔣青巖訂了同隱之盟。

一日，庭前臘梅盛開，華刺史備了酒席，約三個女婿同賞，正飲酒間，門上人來傳道：“門外有一個老翁，道他從京中來訪老爺和三位姑老爺。”蔣青巖道：“這一定是李半仙來了。”華刺史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一齊都道：“料必是他。”翁婿四人連忙起身，迎將出來，果然是李半仙，後面跟了兩個黃髮村童，挑了兩擔行李，絕不似當日在京中的氣象。華刺史翁婿四人，相見大喜，一齊攜手進廳，又敘了一回闊，然後分付院子將李半仙的行李送到園中大士堂安置，從新換了酒席，替李半仙接風。飲酒中間，華刺史問道：“那楊老兒怎肯放先生遠來？”李半仙道：“老拙與楊公雖是前緣，亦有定數，于今緣數將盡，老拙一辭再辭，他也就見允。若待緣數已盡之後，令他辭我，便見慚愧了。”華刺史聽了李半仙這段話，著寔敬服。又問及京中近事，李半仙道：“近事一發難問了，那老一輩的文武雖還有幾個，卻漸漸都是過時的人了；楊公雖在朝，卻又老邁顛倒；其餘新得志的那一班文武，都是怕死愛財的；至於那些失節的前朝舊紳，一發無恥喪心。且東宮相貌兇淫，將來定非守成之主。這隋家的天下，恐未必長久。”蔣青巖嘆道：“得之易，失之亦易，自古皆然，只可恨我們一時失腳，墜入污泥之中，悔無及矣。”主客五人說了一回，又飲了一回，直到二鼓，李半仙不勝酒力，華刺史叫院子打燈籠，同三個女婿親送李半仙到大士堂內去。這大士堂是華刺史夫婦求子之所，堂內供的是白衣大士，堂花園左角，絕不用一毫壁畫粉飾，甚是潔淨幽雅。他翁婿四人直候李半仙睡了，又派四個院子在此輪班上宿服事。然後回到廳上。和三個女婿商議道：“半仙到此，老夫心下甚喜，要替他蓋一個茅庵，使他快心終老，以報其德。我想這山中人跡罕到，比靜室還幽僻些，不若竟將那大士堂分作一邊，另開一門，讓他靜養，一切薪水動用都在我家內供應，料也不讓尋常庵院，三位賢婿以為何如？”蔣青巖等三人道：“此事甚妙，待小婿明日將岳父此意對他說，看他肯否。”當夜不題。

次早，華刺史梳洗完畢，同三個女婿齊齊來望李半仙。說話之間，蔣青巖即將華刺史之意述與李半仙知道，李半仙甚喜，道：“此處最妙，老拙曾有一個夢境，與此處無異，極當領受，便恐攪擾不便。”華刺史道：“恩兄說那裏話，當日老夫在京中，若非恩兄相救，此處今日不知已屬何人。比皆恩兄所賜，何必多心，老夫正要借此領教。”說罷，即分付院子叫匠人將大士堂砌隔一邊，另開一門向西。不數日完成，華刺史題一扁在門上，曰：“報德隱居”。從此，華刺史終日與李半仙講究內養的工夫，後來連華夫人都拜李半仙為師。果然李半仙的內養傳自異人，真能延年卻病。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常時得他指示氣色，事事俱驗。李半仙道：“蔣青巖相中有五子，張澄江有兩子兩女，顧躍仙有三子。三位之內，蔣青巖先應驗了，柔玉小姐、秋蟾小姐、碧煙各生一子，到是韓香生兩子，五子之中，到是韓香的居長。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，後來的兒女都各如其數。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，愈服李半仙相法之神。一日，蔣青巖和華刺史同過大士堂，與半仙閑坐，談及修養工夫，蔣青巖也甚在過中，與李半仙多相契合。李半仙驚道：“先生幼讀儒書，這節事何以得知？”蔣青巖笑道：“先生差矣，從來真正學者，三教九流、諸子百家，何書不讀，何事不講？學生雖不及古人，然世間所有一切之書，未讀者亦少。”李半仙道：“先生真天人也，使遇漢文之主，又當在賈生之上矣。”華刺史聽蔣青巖道及讀書，因問道：“老夫向日見令先尊藏書最多，于今想都在湖上，何不著人取來，待老夫閑時看看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果然先君藏書頗多，變亂以來，獨此幸未遭兵火之厄。小婿一向也有此意，明早即遣人去載來。”次日，蔣青巖果然寫了諭帖，差伴雲和向日隨身一個院子，兩人同到湖上去裝載書籍，分付將諭帖把與家中管事的老僕，賞了盤纏。伴雲和院子領命，去不半月，便將書籍盡行裝載入山來了，約有十餘車，真個是擁書萬卷，不讓南面百城。

這日是張澄江生日，請華刺史、蔣青巖、顧躍仙、李半仙四人同在東書院飲酒。聞得書籍到了，正要起身到廳上去看，只見那裝書籍來的院子，將一條麻繩拴了兩個人，伴雲又拴了一個人。那拴的兩人，一個頭上歪戴破矮方巾，一個反戴破飄巾，身上各披著兩塊破席，赤腳爛鞋；伴雲拴的一個人，身穿破衫破褲。華刺史和李半仙、張澄江、顧躍仙四人都不知就裏，只有蔣青巖定睛將那兩人一看，驚訝道：“他是脫太虛、邦子玄那兩個騙賊，你們在那裏捉獲得來？”院子道：“在紹興城外拿住的，聞得紹興人說他兩個在紹興做騙局，不料反被他紹興人將他行李衣服腰纏，一騙精空。在城外討飯，沒人捨與他，飢寒不能走動，卻被小人拿住。”蔣青巖聞言，不覺大笑道：“好厲害紹興人，比騙賊更狠。”華刺史等四人聽得，方知他兩人就是脫、邦兩個騙賊，也笑道：“久聞他二公大名，帶上前來，待我們識識他的尊面。”院子果然帶上來，華刺史等大家細看那脫、邦二騙賊，面瘦如鬼，僅有一絲餘氣，不能言語。蔣青巖此時到動了惻隱之心，向院子道：“他既然如此形狀，不拿他來也罷，只不曾問他向日在金剛殿上遇見的那女子，畢竟是誰？”院子道：“小人們曾問他來，他道是他兩人在閩門聘來的一個小粉頭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又問伴雲拴的是

甚人，院子道：“他是脫太虛的義子脫風，就是在浴室內騙小人的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我原料他是此二騙的支派，果然不差。他三個騙賊于今既已惡貫滿盈，天報已至，我也不處治他。你二人可送他到十里之外，讓他們生死自去，速速回來收拾書籍，不可多事。”華刺史、李半仙、張澄江、顧躍仙都道蔣青巖處分得極是。伴雲和院子只得遵命，送那三個騙賊出山去。去不多時，轉來回覆，然後同眾書僮、院子將書籍摺單查明，搬到後園集古軒中安放。不數日，有人從山外來說，山外有三個人齊齊餓死，蔣青巖知是那三個騙賊，到嘆息了幾聲，丟過一邊。

再說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，陡覺精神恍惚，夢寐不安，兩人猜疑，不知主何吉凶。正要同去煩李半仙看氣色，只見他兩家的家人，都從杭州到了，蔣家也有人同來。蔣青岩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都一齊問家信，張家、顧家的家人道，他兩家的老夫人都抱恙在身，請張澄江、顧躍仙回去。張、顧二人聞言，心中驚懼，都要急急回家，延醫調治。蔣家的院子道：“袁老爺差一個管家到我家說，有要緊的書信寄與老爺，要小人領他來，管家在外。”蔣青巖忙叫傳那管家進來，那袁家的院子走進廳來，向蔣青巖叩了頭，雙手將書信呈上。蔣青巖拆書細看，方知韓擒虎已死，東宮弑父自立，改元大業，任用奸邪。袁太守因母舅死了，失了牆壁，已經罷官，夫婦二人在京思念女兒，要托蔣青巖替他在這山中尋覓一所房屋，他也要到山中來居住，以便和女兒來往。蔣青巖將這書送與華刺史看，華刺史看了嘆道：“綱常倫理，紊滅殆盡，此是何等世界！真令人人自危，我們這般日子，休要輕視了。”蔣青巖也嘆息了一回，帶這袁家的院子去見秋蟾小姐。小姐問過父母的平安消息，又見書信上說也要到這山中來住，心下甚喜，便催蔣青巖作急去尋覓房屋。蔣青巖道：“這山中除了華家岳父這所房子，此外並無第二所，除非到山外尋覓。”秋蟾小姐道：“這也無妨，只要近些。”蔣青巖便到前邊來，和華刺史商議，華刺史道：“山外到有一所大莊院，到也乾淨，只恐袁老先生要雕梁畫棟，這卻沒有。”蔣青巖道：“他們西人到也不論，既有這所莊院卻甚好，但不知是誰家的，要多少銀子？”華刺史道：“那所莊院是個姓劉的土豪家的，我一向聽得他要八百兩銀子，離此處只有十里之遙，若要看時，我著人跟隨賢婿去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華刺史即忙分付兩個院子，蔣青巖坐了兩人小轎，竟往劉家莊院上去，暫且按下。

再說張澄江和顧躍仙二人，聞得母親有恙，急急要回。又想：“人家生兒娶婦，理當侍奉公婆的湯藥，且自招親以來，尚未廟見，當日岳父岳母曾說三年兩載憑我們帶去，于今已有三年了。”張、顧二人暗中商議一回，兩人各去與小姐說知，兩位小姐都道：“媳婦侍奉湯藥，禮所當然，相公但去與我爹娘說明，我自當同去。”張、顧二人忙將此意來請教華刺史和華夫人，華刺史夫婦聞言，心下雖然舍不得女兒，見他二人說的是正禮，不好卻他，且當日有言在先，只得道：“既然二位老親母有恙，小女禮當同去侍奉湯藥，我兩人豈有他說。只望二位賢婿待兩位親母病愈之後，還同小女來住住，我兩老人無子，所娛目前暮景者，僅此三女。”張澄江、顧躍仙二人道：“此事何勞分付，若家母病愈之後，少不得帶令愛來此居住。于今就回去時，也只各帶些隨身要用之物，其餘都仍舊封鎖在各房，以待重來。”華刺史和夫人都道：“如此極好。”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正說話間，蔣青巖看過房子回來，向華刺史道：“房子甚好，價銀竟要八百兩，明日便去成事。”說罷，聽得張、顧二人要回去奉母，也道該得。此時是大業元年三月初九日，張、顧二人見丈人、丈母都依允了，忙去擇了本月十一日起身，當日便去收拾隨身用物及僱備轎馬。次日，蔣青巖親自帶了銀子去，將那房子買了。到晚間，華刺史備酒替張、顧二個女婿餞行，華夫人也在內堂替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惜別，母女十分難捨，當夜無言。次早，張澄江、顧躍仙二人一齊帶了家眷起身，華刺史夫婦及柔玉小姐都和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灑淚而別。蔣青巖也寫了回書，打發袁家院子回京去了。

光陰如箭，轉眼間便是四個月，袁太守果然挈家來了，便住在那所莊院之內。蔣青岩和秋蟾小姐連忙同去省問，華刺史和袁太守也彼此拜望，請酒一番，柔玉小姐和碧煙、韓香都去拜見那袁太守夫婦，袁太守夫婦都極感謝柔玉小姐的賢德。自此通家往來，秋蟾小姐時常到袁太守家中去住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張澄江和顧躍仙兩家的母親，一個是本年七月歿了，一個是本年九月歿了，兩處的訃音報到華刺史和蔣青巖兩處來，華刺史和蔣青巖同遣人致吊上祭。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同二位小姐，都竭盡子媳之職，回首三年，孝服已滿，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都將母親葬了，一同挈家來到山中居住。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同事華刺史夫婦，如同父母一樣，華刺史夫婦甚是感激，歡喜老景無憂。他聯襟三人，也就如同同胞兄弟一樣親熱，內外大小，和氣藹然，真可謂亂世三賢，永劫麟鳳。華刺史夫婦直活到八十之外，無疾而終，家產分作三分，與三位小姐。李半仙年至九十五歲，見雙鶴下降，端坐而逝。袁太守夫婦也都壽至七十，其兩子後來皆出仕，官至七品。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年過四十，便終身修真，分付家人、院子不得稱老爺，後皆壽登九十，眼見四世，唐太宗屢征不起。臨終時俱見上帝敕書相召，各聚子孫分付道：“死後止用布衣、瓦棺，木主上不得寫官銜階，無面目見先人。”柔玉、秋蟾、掌珠、步蓮四位小姐及碧煙、韓香皆壽至古稀，臨終時或聽空中仙樂，或聞鶴鳴，先後去世。蔣青巖五子俱登進士，張澄江、顧躍仙兩人之子後得貴顯。張澄江二女，一嫁蔣青巖次子，一嫁顧躍仙長子。三姓世世婚姻不絕，至元時不知移住何處。後人有詩一首紀此盛事，詩道：

史筆多遺事，千秋竟失傳。  
孤臣亡國淚，才子異鄉緣。  
蝴蝶殊難報，鴛鴦豈羨仙。  
惡風吹未散，明月喜重圓。  
已驗禪僧偈，真多淑女賢。  
名花圍玉樹，上苑跨金鞍。  
至樂人間盡，高人世外傳。  
偶然成獨賞，不朽待如椽。